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節本孟子子

繆天綬選註

主編者

王雲五 丁毅 張寄岫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讀充補文國學中

集 一 第

子 孟 本 節

註選綬天繆

者編主

岫寄張 音殷丁 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序言

孟子傳略

孟子 名軻，魯公族孟孫之後，今山東省鄒縣人。其字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趙岐孟子題辭多未之及，王肅以爲字子輿，傅玄以爲字子居，王應麟皆疑其傳會。

孟子之家庭

孟母最有名，三遷斷機故事，幾婦孺皆知。趙岐孟子題辭稱其夙喪父，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，周廣業辨之曰：「趙氏題辭云：『孟子生有淑質，夙喪其父，幼被慈母三遷之教。』及注後喪踰前喪云：『孟子前喪父約，後喪母奢，前後雖無定時，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，相隔必不甚久遠。』禮曰：『喪從死者，祭從生者。』祭以三鼎，則喪父在爲

士之後甚明，其時年蓋四十餘矣，題辭所謂夙喪者，亦以父先母歿耳，非必幼孤也。』王復禮又曰：『若前喪在三歲，則豐齋非所自主，倉安得譖之，蓋孟父實未嘗卒，其三遷斷機，或者父出遊，慈母代嚴父耳。』由周廣業王復禮之言，則孟子三歲喪父之事，頗疑其非實，而孟父在，家庭教育之責任乃委之其母，則父出遊之臆測，亦爲或然之事實。相傳孟父激公宜，孟母仇氏（仇音掌）續文獻通考謂孟子娶田氏，生子罌，皆未知所據。

孟子之學術淵源 孟子少受母教，長受孔家之純儒術化。孟子行爲哲學中之自反說，爲其處世最和平之方法。韓詩外傳載孟子出妻事：『孟子妻獨居，踞，孟子入戶視之，白其母曰：「婦無禮，請去之！」母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踞。」母曰：「何知之？」曰：「我親見之。」母曰：「乃汝無禮也，非婦無禮。禮不云乎？」將入門，問孰存，將上堂，聲必揚，將入戶，視必下。』不掩人不備也，今汝往燕私之處，入戶不有聲，令人踞而視之，是汝之無禮，非婦無禮也。』於是孟子自責，不敢去婦。』

可見孟母之粹於道德，而孟子異日在行爲哲學中所持之自反說，有由來矣。孟子在戰國時，爲純正儒家，孟子自言：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』又言：『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』蓋不啻開明宣言予爲儒教徒也。惟孟子爲子思之親炙弟子，抑爲再傳弟子，——司馬遷謂受業子思之門人，班固謂子思弟子。——疑不能定。王懋竑以孔子子思孟子之生卒年歲考之，孟子斷不能受業子思；卽謂子思年六十二者係八十二之誤，則孟子亦在童子之時，未能受業子思。然孔門傳授分二支派：一爲曾子，曾子傳之子思，子思傳之孟子；一爲子夏，子夏傳之馯臂子弓，馯臂子弓數傳而至荀子。曾子資性剛毅，所謂君子儒也；子夏資性敏慧，有近名之習，所謂小人儒也；觀孟子巖巖氣象，屢稱曾子子思之剛毅，其進退出處，大都相類，則固其嫡系也。

孟子之時代背景 趙岐題辭曰：『周衰之末，戰國縱橫，用兵爭強，以相侵奪，當世取士，務先權謀，以爲上賢，先王大道，陵遲墮廢，異端並起，楊朱墨翟之言，

以干時惑衆者非一，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，正塗壅底，仁義荒怠，佞僞馳騁，紅紫亂朱，於是則慕仲尼，周流憂世，遂以儒道遊於諸侯，思濟斯民。『此言孟子之學術思想由於時代思潮之反應也。』劉向校戰國策書錄曰：『仲尼既沒之後，……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，……晚世益甚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蓋爲戰國，爭強勝者爲右，兵革不休，詐爲並起，當此之時，雖有道德，不得施謀，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，棄捐於世，而游說權謀之徒，見貴於俗。』此言孟子在當時社會所處之地位也。孟子與人議論，詞鋒辨利，比於武事，當時以爲好勝，後來如王充之刺孟，司馬光之疑孟，皆於孟子有違辭，以爲不類孔子，此亦孟子生戰國之世，百家爭鳴之時，所受時代之影響，有以使然；假使孟子如孔子之溫柔和緩，以與諸子百家相角逐，恐不足以喚起一般之注意；孟子固自言：『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。』』

孟子書

孟子七篇

孟子七篇，首梁惠王，次公孫丑，次滕文公，次離婁，次萬章，次告子，次盡心，司馬遷趙岐皆謂『孟子所自作』，惟韓愈謂『軻之書非自著』。主孟子自作者則曰：『書名孟子，是孟軻所自作之書，如荀子』。又曰：『讀七篇，觀其書如鎔鑄而成，非綴緝所就也。』主非孟子所自作者則又曰：『今考其書，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，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，夫死，然後有諡，軻所見諸侯，不應皆稱諡；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，凡七十七年，軻始見惠王，目之曰叟，必已老矣，決不見平公之卒也；後人追爲之明矣。』於是閻若璩乃曰：『論語成於門人之手，故記聖人容貌甚悉，七篇成於己手，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。……卒後，書爲門人所叙定，故諸侯王皆加諡焉。』

孟子外書

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，風俗通作書中外十一篇，因謂七篇

爲中，餘四篇爲外。趙岐題辭則謂：『外書四篇——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，其文不能宏深，不與內篇相似，非孟子本真，後世依倣而託者也。』是外書在趙岐之時，卽已認爲僞書，不爲學者所重。其後南宋孫奕則自謂聞之前輩，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；劉昌詩則謂新喻謝氏多藏古書，有性善辨一帙；至明姚士粦又傳孟子外書四篇，姚本丁杰爲之條駁甚詳，斷爲劉貢父妄作。而此歷代忽隱忽現之孟子外書，焦循乃截然爲之斷定曰：『外書四篇，趙氏斥爲僞託，其亡已久，孫奕所聞，新喻所藏，已難據信，况此（指姚本）又質之尤者乎！』

孟子之學說概略

孟子承孔子之後，猶莊子承老子之後，孔子老子發爲言說，皆僅有簡括具體之論述，孟子莊子承之，則皆有雄健渾浩之文辭，以發揮其所宗奉之學說，猶釋迦之後，而挺生馬鳴龍樹以宏演其教義，殊可異也。孟子於儒家之學說，多所

推闡，而亦自有發明，綜七篇中，析其學說性質，大要不外六種：一爲心性論；二爲行爲哲學；三爲教學方法；四爲政治哲學；五爲同時學說之批評；六爲尙論古人。今爲概述之如左：

心性論

孟子道性善，性善爲孟子之本體論，亦爲孟子之中心學說；其時

論性者，言無善無不善者有之，言有善有不善者有之，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有之，而孟子獨言性善。自是以後，性善說遂爲儒家之基本教條，不主性善說者，不免有非儒家正系之疑焉。孟子既認定人性本善，則吾人欲修養道德，完成人格，直發揮吾性所固有之善可耳；故其言曰：『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；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；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』所謂達，所謂充，皆自性善演繹而得者也。然人類卒至有惡，何也？孟子之解釋，則謂耳目之感覺作用，易爲外物所引，而未嘗經過心之反省耳；苟能經過心之反省，常處於主動地位，自不爲物所動。

孟子稱心爲大體，耳目爲小體，名此反省作用爲思，因極力告人反省曰：『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』『弗思耳！』『弗思甚矣。』其急切如此。

行爲哲學

『孝弟也者，其爲仁（通人）之本與！』孝弟實爲儒家唯一之人本主義。孟子謂：『仁之實，事親是也，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』『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』則亦以孝弟爲人類道德行爲之單位也。孟子定義利爲人類行爲之反對標準律，一切行爲之動機，以義不以利，無許絲毫利己心夾於其間，是卽義利分明之說，爲孟子行爲哲學中之最大特色；厥後董仲舒『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』，張栻『無所爲而爲之』之說，皆原乎此。孟子又示人以對人對己之態度，不敢言人之不善，不敢爲人師，是其對人純取謙虛態度者也。『行有不得者，則反求諸己。』人待之以橫逆，則必自反曰：『我必不仁也。』『必無禮也。』『我必不忠。』是其對己純取懺悔態度者也。自反而仁矣，有禮矣，忠矣，人待之以橫逆如故也，乃曰：此亦妄人也已矣，與妄人又何難焉。』則又

取不抵抗態度者也。蓋其偉大之精神，終日以不若舜爲憂，不暇與常人較雞蟲瑣屑，故能成其偉大之人格。

教學方法 孟子之教育方法，在今日所謂取自動式者是也。其言曰：『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』『君子引而不發。』『大匠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』而其理由與功效，又嘗申論之曰：『自得之則居之安，居之安則資之深，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』又曰：『樂則生矣，生則惡可已也，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』孟子又謂學者品類不一，而教育之方式，不能單純劃一，其自言所以教者有五：曰時化；曰成德；曰達材；曰答問；曰私淑艾。蓋亦以發展個性爲要者也。此外如一傳衆咻，則一注意環境之教育方策也。生憂患而死安樂，則又示學者以竭力與惡劣環境奮鬪之教訓也。

政治哲學

孟子承儒家之學，生君權異常發達之中國，而高唱民貴之學說，可謂異軍特起；在今日民權主義發達之世界，不啻家常茶飯，平淡無奇，然在

昔日之中國，不可謂非瑤草琪花，人間鮮見者也。由其民貴之學說推之，於是建設其最偉大之保民政策。保民政策之實施，首在處理平民之生產經濟；其唯一之希望，在使人民無凍餒之患，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菽粟如水火，民無有不仁，此則保民政策之極致也。由當時之政治現狀與社會狀況論之，斯固最良善之政治計劃，即以今日眼光評論之，亦一富有價值之政治學說也。孟子又進而打破君主之權威，抬高臣之位置。彼以爲君臣之精神關係，非雇傭性質爲合作性質，君與臣同負保民之使命，而同作保民之業務，君苟違此使命，則臣得以誅此異類；蓋虐害民衆者謂之賊，賊固人人得而誅之。由孟子之言，則君主不能威權無限，長幽繫於保民使命之下，稍一不慎，卽有上斷頭臺之危。孟子直君主眼中之釘也。然自古大哲，常以高論遭世忌，致以身徇主義。孟子生戰國時，放言無忌，得免於禍，可謂幸矣；及二千餘年以後，大爲朱元璋所不快，欲逐出於孔氏之列，蓋已無可如何矣。

同時學說之批評 戰國之時，學說紛歧，其爲時代之產物而成危險的主義者，則兵家、法家、縱橫家、功利家是也；其爲時代思潮之反應，而走極端之主張者，道家、墨家、農家是也；又有敷衍因循以求苟且生息於惡劣之社會爲主義者，則鄉愿是也；其時知識界人物之情形，大概如此。此各人物所持之主義，皆與儒家發生多少之衝突，而尤在當時知識界中具有重大之勢力，其學說尤近道理而尤與儒家有潛隱至深之衝突者，則墨家是也。故孟子大聲疾呼，以拒墨爲最重大之任務，至謂：『能言拒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』可以見其用力之猛矣。其次如兵家、縱橫家、功利家、鄉愿等，亦皆以嚴利之言辭糾正之，蓋兵家、縱橫家、功利家陷國家於杌隉不甯之中，而鄉愿使社會麻痺不仁，是非不分，皆害蟲也。

尙論古人 今日一般批評者類知著重於時代背景之考察，幾成批評哲學之當然律，而孟子早已言之。孟子謂：『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尙友也。』所謂論世，卽考察時代背景之謂也。孟子又謂：『禹、稷、顏子

易地則皆然。』曾子思易地則皆然。』所謂地，則謂各人之特殊關係也，在考察時代背景以外，又須注意其特殊之關係，乃臻完備縝密之手續，而批評斯有真確性。孟子常論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，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，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，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』蓋謂各人有各人之特性，亦各有相當之成功，不能執一而論，主彼奴此，彼謂：『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』亦學焉而各求其性之所近耳。尤合今日適應個性之說。

凡上所舉，皆僅及其概略，多所缺漏；然孟子學說之要義，竈盡於是。

孟子之辯證術

孟子實一雄辯家也，其門人公都子嘗告之曰：『外人皆稱夫子好辯。』是當時即以辯者目之矣。辯之作用，不外悟他，辯之性質，不外是己而非人，己所是者，謂之『所立』，己所非者，謂之『所破』，能使人悟己之所立是者，謂之『能

立，』能使人悟己之所破是者，謂之『能破』。孟子之所立所破，上已言之，其能立能破，約略言之如下：

能立 此卽論理學所謂建設論證也。孟子書中，多正反並用之論證。孟子

建性善說以爲其根本學說，故論證之亦甚力。其論證，純用歸納法。彼自人類性情之發動上觀察，則見：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人皆有所不忍，人皆有所不爲，人皆有無欲害人之心，人皆有無穿窬之心；無不知愛其親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；以此『人皆有』、『無不知』爲其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』之證據，而因以確立其性善之說。彼又用歸納類推法論證之。彼自耳目口三官之作用觀察之，發現其有『同聽』、『同美』、『同者』之情狀，於以類推心之有『同然』。彼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爲義。彼謂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其所歸納而論證者，果已確乎，且勿置論；然歸納論證爲建設論證之中最有力者，而孟子能取以論證其性善之

說，故能站定脚步，堅其壁壘，而屹然樹立一家之標幟。

能破 此卽論理學所謂破壞論證也。孟子之破壞論證，尤層出不窮，應變

無方。其駁農家之勞動主義也，嘗爲談話式之駁論曰：「許子必種粟而後食

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」曰：「否，許子衣褐。」「許子冠乎？」

曰：「冠。」曰：「奚冠？」曰：「冠素。」曰：「自織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曰：

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」曰：「害於耕。」曰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

「自爲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「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，陶冶亦以其

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」「剝蕉抽繭，層層推闡，使之自陷於矛盾，此卽破

壞論證中最有力之反證法也。破壞論證有二方法，或舉其邏輯誤謬，或舉其實

質誤謬；苟能舉出其實質誤謬，則可以與對方以致命之傷，而邏輯誤謬，可以不

舉；孟子則善能指摘其所破之實質誤謬。彼其駁許子等價之說曰：「夫物之不

齊，物之情也，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，巨屨小屨同價，人豈爲之哉？」又其駁夷

子兼愛之說曰：『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，爲若親其隣之赤子乎？』其所謂『情』，所謂『人』，卽實質也，巨履小履不能同價，人不能親其鄰之子如其兄之子，而許子乃欲等之，夷子乃欲兼之，此卽爲實質誤謬也。孟子之時，固無辯證術之科學，而其辯論時所應用之方法，舉凡今日辯論術最有力之駁論，類能應用；蓋亦用則發達，熟能生巧之謂。其弟子陳臻嘗以雙刀論法逼論之曰：『今日之受是，則前日之不受非也，前日之不受是，則今日之受非也。』幾使孟子進退兩難，而孟子乃應之曰：『皆是也。』陳臻遂無以復難；蓋陳臻不知雙刀論法必須祇有二層之可擇，不可更有第三層，然後可以難倒對方，而今則有『皆是也』之第三層，陳臻終不能困孟子矣。

孟子好爲類比論證，夫恰當之類比，能使聽者生極深之印象，固有最大之功用。趙岐謂孟子之文，長於譬喻，辭不迫切，而意已獨至，固也。如『攘雞』『握苗』之喻，皆富有趣味者也，顧類此者，非能真正證明所論，僅足以增益『或然』